

孙覆海 著

南极并不遥远

卢嘉锡题



地震出版社

125
360

南极并不遥远

孙覆海 著

地震出版社

1994

(京)新登字 095 号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者作为中国南极考察队随队记者，以其亲身体会，用敏锐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我国考察队第八次远征南极的不寻常经历。作者从考察队扬帆青岛，勇闯太平洋、西风带到挺进南极圈，踏上中山站……以及南极越冬生活散记等，生动具体地记述了考察队员们的生活、科研、以及思想情趣等，通过考察队员的眼睛，把我们带到了神秘莫测的南极洲。本书文字生动，可读性极强。

南极并不遥远

孙覆海 著

封面题字：卢嘉锡

责任编辑：陈晏群

地质出版社出版：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北京市飞龙印刷厂排版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 × 1092 1/32 8.25 印张 4 插页 204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一版 199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5028-0902-3/G · 51

(1295) 定价：7.50 元

愿更多的人了解南极关心南极

(代序)

南极洲，一派浩茫荒旷的冰雪世界，一个美丽神秘的童话故事。

与人类史相比，她非常非常古老；与地球史相比，却又相当相当年轻。

地质学无数事实证明：大约在一亿多年前，南极洲与许多陆地连为一体，叫冈瓦纳大陆。若干地质时代迁演的结果，使这片大陆发生裂变，离析，漂移成南美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诸大陆。其余两块，一块（印度板块）猛然北上挤到欧亚板块之下，抬起了青藏高原，耸隆起喜马拉雅山；另一块则掉头南下一直漂到地球最南边，形成了现在的南极洲。

然而，多少世纪以来，南极洲仅作为“南方大陆”存在于一些地理学的假想中，试撩起她那神秘的面纱，还是 200 年前的事。

18 世纪末叶，当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的木船在开普敦高扬起南征的风帆时，人类探索南极的号角便吹响了。自此，南极对于人类不再是那么可怕和陌生。1957 年国际地球物理年后，人类对南极的探索，从地理发现的探险跃入科学考察时代，沉睡的白色大陆被科学家们叩醒了。到 90 年代初，已有 26 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 50 个常年考察站和 100 多个夏季考察站，而且有 40 个国家加入了南极条约，其中 26 个为条约协商国，南极考察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南极的秘密正在一点一点被揭开。

南极洲，虽然遥远、孤立、寒冷和荒漠，但她与人类世界密切相关。特别是南极上空臭氧空洞、南极冰雪的消融和南极气候的变化等等，都对我们人类和整个地球有着直接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要洞悉地球的秘密，南极正是一个重要窗口。

我国的南极考察事业，始于80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就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十几年来，我国科考人员胸怀探求南极奥秘和振兴中华科学事业的大志，不畏艰险，勇于拼搏，胜利建成了长城站和中山站，展开了地质、地貌、气象、地理环境、空间物理、大洋磷虾和淡水生态等多学科综合性考察，皑皑冰原留下一行行坚定的足迹，神圣的科学殿堂增添了一批批宝贵的科研成果。今天面对世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南极事业赶上来了！我们也有发言权了！

第八次南极考察是我国从建站到科考的一个战略转移。此后，我国的南极考察将步入一个更新更远更广阔的天地。作者作为一名考察队员，将自己亲身经历写成《南极并不遥远》一书，对这支考察队在艰险、恶劣环境中的奋勇搏击作出了忠实的描述，不管是过咆哮的西风带、危险的浮冰区，还是在暴风雪凶猛袭击的南极野外，中国考察队员机智果敢、乐观向上、勇于进取、穷究科技的可贵精神，跃然纸上，读来感人至深。

很高兴看到《南极并不遥远》一书的出版。愿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朋友通过此书，更多地了解南极、关心南极，关心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富强做出积极贡献！

郭 琨

1994年4月10日

目 录

一、解缆青岛	(1)
二、太平洋上	(13)
三、勇闯西风带	(32)
四、南大洋探秘	(49)
五、挺进南极圈	(66)
六、天上太阳转圈圈	(83)
七、走上帝的后门	(101)
八、野炊艰难	(117)
九、留下中国人的名字	(134)
十、飞雪舞中山	(150)
十一、地球底部的春节	(165)
十二、男儿志长情亦长	(183)
十三、回返祖国	(199)
附录： 南极越冬生活散记	(213)
后记	(251)

一、解缆青岛

1991年初冬的青岛，姗姗来迟的寒冷刚刚开始，在嫩绿的冬青树梢凝结成一层腊黄，偶尔从海面上吹来的阵风似乎也不那么生硬砭人，俏丽的岛城乍寒犹暖。

青岛，这座镶嵌在祖国黄海岸畔的年轻城市，不仅以其“碧海蓝天红房绿树”而赢得“东方瑞士”之称；她雄厚的工商业基础，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和不断释放的巨大物质与精神能量，亦愈来愈甚地受到域内海外的注目。此外，值得这座城市居民自豪的是，作为一座海洋科研城，作为中国考察南极的一个基地，青岛有她很荣耀的一页——从1984年起国家组织的7次南极考察中，有5次都是从这里启航的。

就在这座现代化工业城市的西部，沿着迤逦起伏的海岸线横卧着一座天然大港，这就是曾5次送船征战南极、货物吞吐量居全国前几位的青岛港。

冬日的青岛港湾眼下依旧十分繁忙，帆如旗舞，樯似林动，舳舻相抵，艨艟连舷，来自本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货舫商舟、客船渔轮往来争流，进出如梭，不舍昼夜。而在众多的巨舫大舳中，靠泊在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码头的极地号船，鹤立鸡群般尤为引人注目。

这天的时间是1991年11月22日，清晨。这艘曾4次远

征南极、排水量为 15000 吨的远洋科学考察船，柔顺、安祥、恬静地依偎在岸边，就象沉睡在母亲怀抱里的一个婴儿，一缕缕温暖、明媚的阳光，均匀而柔和地涂洒在她上白下红的巨大躯体上。晨风微微吹着，那是母亲唱给她的一首缠绵多情的“摇篮曲”；波浪轻轻荡着，船体颤悠起伏，那是母亲把着她的摇篮吊绳在慈爱地摇着。只是，船前区 3 组红色的高大塔吊，此刻正轻舒铁膀钢臂，上上下下地在吊运着什么。船上的机器也在发出均匀有力的声音，听来底气十足，很能给人一种信任感和力量感，叫人觉着：只要乘坐其上，这块“流动的国土”一定会载着你安全顺利地到达这个地球上任何一片海域。

作为目前我国唯一的一艘能劈浪破冰直航南极的科学考察船，极地号担负的任务着实不轻——仅在数日之后，她将离开祖国母亲的温馨怀抱，从青岛港解缆启航，运载中国第八次南极考察队及其物资、设备，驶向遥远而又充满艰难险阻的征程！

上午，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武汉、厦门、青岛等地的 64 名考察队员和 40 名船员，按照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的统一要求，辞别父母兄妹妻子儿女及亲朋好友，悉数集结到了极地号船上，参加集训和出征前的最后一些准备。

在同行们的眼中，我的确应该算是一名幸运者了，因为在报社众多的人选中，我作为第一人选经一次次填写各类表格和一次次检查身体，而最终获准为中国第八次南极考察队的随队记者。回想起来那还是 1991 年 3 月间的事。那天我从农村采访回到报社，在这座德式建筑的二楼贴报栏中，挂着的一张白纸引起了我的注意，白纸上方有一行笔体雄浑的红字头：有志赴南极采访者在此报名。诱人的红字头下，已写下 20 多个或清丽娟秀或龙飞凤舞的名字。

南极，这两个字眼太刺激、太具诱惑力了！还在读小学时，我曾面对老师办公室垂挂的一张老黄历般的世界地图陷入沉思：地图最底部的“南极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也和咱们中国这般热热闹闹吗？及至后来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知识，但南极对于我仍是空洞、稚嫩而又神秘的一个仅限于书本的地理名词。而今能有机会随考察队去那里考察、采访，那简直……我毫不犹豫地，在红字头白纸上签上了我的名字。

过了大约10来天，分管业务的副总编辑张德英通过电话告诉我，我被批准参加考察队赴南极采访。张总，这位年近花甲的老报人在即将挂断电话时不无严肃地叮嘱了一句：“……南极考察是科学探险，你在心理上、生活安排上，唔，方方面面吧，都应做好准备包括最坏的准备。”

“这点您放心张总，回头我先写好遗嘱藏于秘匣，将来万一在南极有个三长两短，妻女老小保证不会在如何瓜分我的遗产上发生瓜葛，闹得家人兵戎相见对簿公堂。”

此后，我开始留意查阅报章书刊中有关南极的资料，悄悄做着出征前的采访准备。为了增加一些对南极的感性认识，登船前我专程到汇泉湾畔的青岛水族馆，满怀亲情地看望了落户在青岛的“南极客”——企鹅。

这天，天有些阴，阳光从云朵里丝丝缕缕地投射下来，沿海一带景物时明时暗，远处碧水中帆影点点，近处波涛中有仨仨俩俩的冬泳者在搏浪戏水。在水族馆中的企鹅室旁，挤满了一睹企鹅芳姿的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企鹅室旁一块木牌上鲜明的几行红字提醒着人们：“请勿敲打玻璃，请勿到栏杆以内，请勿长时间停留。”从人缝中透过玻璃窗看进去，二只身黑腹白，头上有一圈白线的巴布亚企鹅，正在池水里悠哉游哉地玩耍嬉戏，一会儿它们比肩竞游，把个二、三米见方的水池弄得

波涛翻腾；一会儿又齐刷刷地跃到池沿之上，用长长的喙“咕咕咕”地梳理着胸前雪白的羽毛。水池四边，排列着几组粗大的正结着冰碴的制冷管道，这种人造小气候的特殊环境，看来使企鹅很有点“乐不思蜀”。

“我就要到你们的家乡——南极去了，可爱的企鹅，你们需要我带去对家乡的问候呢还是对同类的嘱托？”在告别这两位“南极客”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着。

步出水族馆，我没有忘记到紧挨其下新落成的“南极馆”去看一看另两位“南极客人”——象海豹。在酷似中世纪欧洲城堡的南极馆中，罩有玻璃墙的象海豹池在馆中占居很大一块面积。看望来自遥远地方的“客人”前，我先浏览了嵌在淡红色花岗岩墙壁上的《南极象海豹介绍》——那也许就是它们落户中国的“户籍卡”吧——“一、类别：象海豹；名字：南南；性别：雄性；年龄：1 龄。二、类别：象海豹；名字：冰冰；性别：雄性；年龄：2 龄。三、捕获时间及地点：1987 年 2 月 27 日捕获于中国南极长城站西海岸……。”凑近又高又宽的玻璃墙，可以看到两头其大如牛的象海豹，一只在水里作漫不经心的逍遥游，一只侧卧在池边水泥台上，卧着的象海豹南南抑或是冰冰眼角挂着一团模糊的东西，很象是泪……使人觉得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竟不如一只小小的企鹅刚强，离“家”才这么几年，便“思乡泪如泉，但恨不得归”了……

登上极地号后，我与气象科学院工程师薛正夫同住在主甲板下的 228 房间。应当说，房间设施相当不错，其豪华程度不逊于住国内中档次宾馆：在贴有淡绿色塑料壁纸的宽敞房间中，上有 2 排吸顶日光灯，下铺绿绒绒的化纤地毯，房间里有冰箱、空调、沙发、电烤炉，外间是带淋浴器和厕所的盥洗室，靠墙壁的写字台上，还固定着一台青岛牌 14 吋彩电和一

台双喇叭红灯牌收录机……初入舱室给人的感觉仿佛这不是去遥远的地方探险考察,而是在某一差不多是星级的宾馆,参加中外合资企业一个什么论证会。其他队员和船员房间的设置与此几无差异。通过铺有地毯的走廊,下可进宽敞整洁的文体活动室,上可达设施齐全的卫生室、会议室、餐厅、洗澡间等处。极地号上的现代化舒适生活条件,使人不容易把她与一艘已近暮年、老态龙钟的旧船联系起来。其实,极地号原是我国南极考察委员会于1985年9月从芬兰购进的一艘名唤“里尔”(RHEA)的远洋抗冰运输船,当名字由“里尔”变成“极地”时,这艘船已在海上航行了15个年头,就如同一头出尽了力的老牛,告别了生命中最辉煌的那段时光,行将退出使役。极地号在接回国内以后,于1986年在上海沪东造船厂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重大改装,增加了直升飞机系统和水文、磷虾、微生物、气象、报务等5个科学实验室,对导航、通信、机电、适航性能等方面也进行了改装和设备更新。目前,这艘双壳体结构,由货船改制成的科学考察船,抗冰能力为1A级,抗风能力为12级以上,续航能力为15000海里,中途不需加油,即可驶向世界任何一片海域。更显示其先进程度的是,极地号有着全球、全时、全天候并可自动控制的卫星导航装置、新型避碰撞雷达系统以及卫星通讯系统等,而且此船还可每天淡化海水18吨……。登上极地号后的新鲜感,驱使着考察队员们尽快地从各条渠道认识并熟悉着将和他们半年命运与共的这条船。

启航前的集训开始了。

集训会场设在主甲板上二层可容纳一、二百人的大餐厅里。会场主席台上方挂着一面鲜艳横幅,上书“中国第八次南极考察队集训动员大会”十几个仿宋体大字。横幅下的主席台

上，立着一只憨态可掬的企鹅标本，略略翘起的羽翼，微微张开的怀抱，似乎在向考察队员们倾诉着一种无言的企盼。会场两侧，是“发扬南极精神，为祖国的南极事业再立新功”等几幅很富鼓动性的标语。会场后面则立着一架高大的木屏风，整架木屏风上用工笔画烙烫着巍峨雄壮、蜿蜒起伏的万里长城，这让人心里感到非常温暖、踏实，不管你走多远，象征着可爱祖国的长城，让每一位华夏子孙感到自豪和骄傲的长城，紧紧依托在身后，矗立在心中，即使到天涯海角也不会迷失方向，再艰难困苦也不会失去力量。

为队员、船员做动员报告的是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琨。中等个头的郭琨，今天着一身灰颜色的便装，高度近视镜后面的一双眼睛闪烁着坚毅、睿智的光芒。他曾先后率队参加过长城、中山两站站址的确定和建站，并担任两站的首任站长。毋庸置疑，共和国的南极考察事业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富学者气质的郭琨站在临时拼凑的简易主席台前，一只手斜插在衣兜里，一只手在为讲话作着一些辅助性的摆动。他的报告感染力很强，从世界到亚洲到中国，从古代到当代到未来，把人类对南极考察的历史、意义及现状深入浅出、简捷明快地表述了出来。郭琨讲了很多很多，但给考察队员们印象最深的似乎是在结束讲话时叮嘱的几点：“出了门，你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而是代表着一个中国；”“作为个人我们没有什么争的、追的，用一腔热血浇灌出祖国南极考察事业的花朵，这才是我们应该争应该追的；”“临行前再仔细想想，物资、设备、食品等等，还缺什么，就连胡椒面也不要忘了带……”

郭琨的话容易使人引发联想。我记得，少时远足，慈善的祖母与母亲常掐着我的耳朵左一个叮咛右一个嘱咐……

郭琨之后，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局长张季栋、中国第八次南极考察队领队颜其德、考察队临时党委书记杨全魁、考察队长万国才等，都从各自工作角度对安全、团结、纪律等方面进行了强调；最后一个讲话的是极地号船长魏文良，这位航海传奇人物重点向大家介绍了航海知识、极地号的性能、设施及船上机构设置，并要求每个考察队员从现在起具备一种健康的航海心理素质，以便与船员同舟共济顺利抵达南极。

短短数日集训之后，整个船队继续进行着出征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在设备、油料、淡水上足后，又开始忙着从码头往船上搬运水果、面粉、大米、冻肉、冻鱼以及西红柿、茄子、菜花、辣椒、苦瓜、丝瓜等速冻蔬菜，船前区几个总容积为 2000 多立方米的冷库和恒温库被吃喝之物塞得很满。装船间隙，考察队员们忙着探亲、会友、发信，做着个人的最后一些准备。而对于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考察队员、高级工程师王骥来说，这几日颇有点焦灼不安。他总担心自己那装满了实验仪器及瓶瓶罐罐的几口大木箱被遗忘在岸上哪个角落而装不上船，因而这位个头 1 米 6 体重却达 80 余公斤的“湖北佬”，腆着一个特大号肚子，船上船下一次次去找考察队副队长、南极办条件保证处处长刘书燕，嚷着要老刘查查标有“中科院武汉水生所”的木箱是否码进集装箱上了船。

“哎呀，怪不得人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敢情就是你胖子王骥的东西怕丢？要是连考察队员的科研仪器都丢下，到南极你们还不把我这个队副扔到冰洞里去！”有着一口浓重胶东口音的副队长刘书燕，说起话来嘴上不饶人。

实际上，这位刘队副心里并不轻松。这些天来除了让启航前诸种准备工作弄得火烧火燎外，还让如何给儿子写信苦恼着。老刘最为垂爱的那位 14 岁的儿子在北京 42 中读初二，学

校团组织计划开展“迈好青春第一步”教育活动，要求家长给孩子准备一件有意义的礼物并写一封意味深长的信进行配合。礼物好说，老刘多次去南极，送儿子一块南极石，让他看看父辈是如何创业的就很有意义；可这封信，要写得“意味深长”，就有点叫人伤脑筋了。全队上下老刘是个大忙人，白天顶一脸汗珠子指挥装船，晚上又得校对一本他翻译的日本南极考察方面的书稿（启航前必须交付出版社）。没辙了，他只好熬大半个通宵写了一封他认为还算意味深长的信——

我的儿子：

14岁，你已经进入人生一个较为重要的时期。因为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龄：前面是尚不谙世事的少儿时代，后面则逐渐步入青年时期了。

在这个时期能够把握住自己人生航船的罗盘，显得至为重要。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幅五彩的图画，那么14岁就是一张光洁无瑕的白纸了，你在上面画太阳，她会映出一片片灿烂的霞；你在上面画翠竹，她会摇出一丛丛醉人的绿；你在上面信笔乱涂，她只会留下一堆堆乱糟糟的遗憾……14岁，就是这么重要！

孩子，努力学习，快快成长，用知识、才能、信念和锲而不舍的奋斗来把稳你人生航船的罗盘，扬起你理想的风帆，载着父母、老师、祖国的期望，从儿时稚嫩的港湾，驶向人生的更远处，驶向美好灿烂的明天！

这是一位正在远征南极途中的父亲，对你的殷切期盼！

父亲 刘书燕

1991年11月28日夜

次日去餐厅吃早饭时，刘书燕说夜里忽得一梦，梦见他那顽皮可爱的小儿子向他不停地挥舞着一束鲜花。

一闻此梦，大伙乐了，一齐嘻嘻哈哈帮他“圆”将起来。有的说梦见儿子向他挥舞花束是在欢送他去南极；有的说梦见鲜花老刘此去必遇新欢之喜；考察队员、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的工程师于志强说得更调皮更直接了当：“没准儿南极有一头母海豹正等着咱们的刘队副呢！”

在一片嘻笑中，面带绯红的老刘象是对大伙又象是对自己说道：“不管怎么说，给儿子写了信算是去了一桩心事……唉，其实船一走什么事也一了百了啦……”

11月30日，是中国第八次南极考察队预定启航的日子。

一大早，我还在梦中酣睡，忽然被薛正夫轻轻摇醒：“喂，别光顾睡懒觉了，赶快起床到陆地上踏一踏，走一走，不然再过几个小时开了船，可就接不着中国的地气喽！”

我一想也是，船一开，到哪找陆地去？即使上陆地也是异国他乡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跟着老薛上了码头。51岁的老薛算是一位“老南极”了，他曾参加过1984年末开始的中国南极长城站的建站和1986年带有环球性质的南极考察，仅凭这点，对于我也足足够得上一位权威了，因此，从这位平日寡言少语的气象工作者口里说出来的话，我会不加置疑地去听取。

清晨的青岛港码头，寒风微拂。一层薄纱般的氤氲雾气在港湾里袅袅升腾，就象山坳里农舍冒出的一股股炊烟。

这时，岸上已是人影憧憧。考察队员跟预先约定好了似的，仨一群俩一伙地徜徉在码头。在一株高大的塔松下面，一对年轻男女正手拉手在窃窃私语。透过曦微的晨光，我认出了他们，男的是国防科工委军用标准化研究中心的叶坚石，女的

是他妻子别蓝欢。小叶毕业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这次考察他的任务主要是完成船舶在无限海区航行的各类环境条件的测试，为以后建造海军新型舰船获取科研参数。刚届而立之年的叶坚石，对我国海军舰船的落后状态有一种痛彻心底的感受，为什么有些国家的舰船可以耀武扬威游弋于地球四大洋的任何一片海域！为什么一些并不强大的国家敢于用妖怪贪吃唐僧肉的眼光觊觎着我们的南沙领海？这些“？”不可置辩地反映着我国海军装备与外国海军的差距。无疑，这种差距在小叶这位我国新一代军用标准化研究中心科研人员的心中，凝成的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强烈紧迫感与责任感，而随船远航南极，则为他以后圆海军新型舰船梦创造了一个前提条件。28岁的妻子别蓝欢深深地理解自己的丈夫，也默默地支持着丈夫在事业上的选择，虽如此，这位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的女性在知道丈夫要参加南极远征的消息后，还是止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偷偷流了眼泪。

启航还有几个小时了，他们正不知有多少话要相互诉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位旨在测试船舶在无限海区航行环境条件的小叶，此刻正在经受着夫离妻别的情感上的测试。

为了不打搅他们，我和老薛从一旁悄悄绕了过去。

早饭后，北海分局码头已成了一片喧闹的海洋。

不知什么时候，身着鲜艳服装的学生、工人、家属等已挤满了码头宽畅的空地。五颜六色的彩旗和各种鼓舞人心的标语，变戏法般地飘满了码头。铿锵的锣鼓声，激越的乐曲声，把送行队伍中家属和孩子们的心潮一阵阵掀了起来。

9时30分，全体考察队员和船员着西装或鲜红的考察服，整齐地在右舷甲板面向码头列队。此时，仿佛有一种什么神奇的东西，很快将队员和他们亲人的目光接通——循着队

员的殷切目光，你会毫不费力地找到他的爱人、孩子抑或其他亲人；同样，沿着码头上妻子的眼神和孩子打起的亲切手势，也不难在船舷上找到一位丈夫、爸爸。

船舷上，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低低的抽泣。

“咱们男子汉不要对着自己的亲人抹眼泪！”有人嚷了一句——一听那口房山味北京话，我知道这人是国家海洋局环境预报中心的气象工作者魏禧。其实此时魏禧的心情比谁都沉重，他是八次队的越冬队员，要在南极大陆度过400多个日日夜夜，去国别乡之情这些天来一直紧攥心头。

凭着职业的敏感，我发觉很多队员眼眶都是湿润的……

10时整，在简短的欢送仪式举行之后，中国第八次南极考察队领队颜其德疾步走到主席台前，用浓浓的四川口音向国家海洋局局长、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副主任严宏谟请示启航，严宏谟当即代表国家海洋局和南极委予以批准。

“呜……”一声嘹亮、悠长的汽笛声滚过港湾上空，连接极地号船与祖国陆地的舷梯，在机器的驱动下，“嗡嗡”地卷了起来。8500马力的主机发出强有力的轰鸣，极地号徐徐启动，渐渐地离开了岸边。

差不多就是在舷梯卷起、船体离岸的那一瞬间，队员们的心仿佛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牢，“嗖”地一下“揪”了起来，一种类似悲壮的感觉难以抵挡地涌了上来。

这时，码头送行的亲人们追随船跑着、喊着，挥着手；一个手持高频话筒维持秩序的中年人，善解人意地将话筒朝向一个被母亲抱着的女孩，女孩乖觉地对着话筒大声喊道：“爸爸，再见！叔叔们再见！”接着，女孩又俯身妈妈耳边不知低语了几句什么，就听她娘儿俩对着话筒齐声喊道：“亲人们，祝你们一帆风顺！”船上的队员和船员们也摇动手臂、帽子、花束，大声